



我知道燕子唱什么

□赖建辉 文/图

秋日的傍晚,雨越下越密。我在小区骑楼下避雨。

檐外,雨点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。忽然,我看到骑楼外上空有一群鸟急速盘旋。那是燕子,它们是在捕食雨中乱飞的昆虫吗?还没等我弄清,燕子直插而下,飞到我家躲雨的这家骑楼下,停在密密麻麻的电线上,与我有几米远的距离。

骑楼下避雨的,除了我,又多了燕子们。

它们甩着剪刀似的尾,旁若无人地整理被雨淋的羽毛。我环顾廊檐,没发现有燕巢,它们和我一样是来避雨的。我想向燕子打招呼,想说“燕子们好”,但我不敢出声,怕吓得它们又飞进雨中。我希望和它们在这檐下多待一会儿。我数电线上的燕子,一共7只,中间5只个子稍微小一点,是小燕吧?有两只看似“老水”的燕子站在小燕旁边,那是燕爸爸燕妈妈吧?特别是那只离群约有两米远的肯定是燕爸爸,它在负责警戒。我掏出手机要拍燕子一家,它们竟然不怕我手里举起的家伙。

小区骑楼并不是一户独有,每家的骑楼连在一起,楼下就是一条长廊。每家都关着门,长廊上没几个行人,燕子飞往哪落脚不行,偏要飞到有我在的这家骑楼下,说明燕子对我是信任的。我以往与燕子如此和谐而感到得意,我把拍下的燕子照片发到微信群,群友们都说:“赖哥为人和善,燕子都愿与你那么亲近”“燕子请赖哥帮照相了!”

为人和善,与鸟为善,与自然界美好万物为善,应该是每个人追求的境界。曾经有媒体报道,有人保护野生动物,为动物当医生,给受伤的野生动物施治,等动物康复后把它们送回大自然。这是很好的修为,也是我要学习的。这次与燕子同处屋檐,算是我与燕子有缘吧!看着燕子们安静地站在电线上,我心里弹起眼前这组“五线谱”。从“五线谱”我想到已故的叔婆,我孩提时跟叔婆唱《燕子歌》:“叽叽喳喳,叽叽喳喳,不食你米,不花你钱,借你屋头安家。”叔婆教《燕子歌》,是要我们爱护燕子,她以燕子的欢叫声编成歌谣。

我小时候住的是村上那种有

天井的房子。每年,燕子来了,能从天井飞进飞出。大堂屋墙上有个燕子窝,每年三、四月,燕子飞来,衔泥在旧巢上垒高一圈,算作把旧巢修葺了,它们就在旧巢繁衍起后代来。燕子是怎样在墙上垒窝的?大堂屋的墙经过抹灰很光亮,我伯父拿来长梯,爬上去在墙上打了一排竹钉,有了竹钉做支点,燕子就衔来新泥围绕竹钉垒起了窝。

燕子与人类同处一屋,然而,它们并没抢占人类生活的地面,它们在墙的高处筑巢安居,也给人类家园平添不少热闹。燕子不食谷物,它们以捕捉蚊蝇及稻田、菜园里的害虫为食。因此,燕子被人类当作朋友,家有燕飞来,就是紫燕临门,如意吉祥。

听燕子婉转唱歌,我的叔婆能听懂燕子唱什么。叔婆说,燕子在唱:“叽叽喳喳,叽叽喳喳,不食你米,不花你钱,借你屋头安家。”我每天除了听燕子唱歌,还观察燕子从天井飞进飞出,捉虫回来喂雏燕。那些雏燕张着很夸张的大黄嘴,等燕妈妈燕爸爸把虫子送到它们嘴里。

叔婆叫我们不要伤害燕子,可是,我的两个调皮的堂弟就不当回事了,他们经常拿竹竿赶燕子。有一次,他们竟然扛来竹篙,把燕子窝给捅了。被捅的燕子窝从5米多高的墙壁倾倒下来,羽毛未丰的五六只雏燕被摔得死的死、伤的伤。两个堂弟做了坏事,被我伯父拿竹鞭一阵抽打,打得一身红肿。伯父可能认为堂弟破坏了门庭风水,所以对他们进行严惩。那天,丧失孩子的燕妈妈燕爸爸在堂屋里飞来飞去,它们在哀嚎。自从那次燕窝被捅以后,大堂屋很多年不再有燕子飞来……

我看着骑楼走廊上这些避雨的燕子,深感愧疚。此时,它们为什么那么安静,它们也在想与我交流点什么吗?雨小了,骑楼的主人打开门,主人出门撑开伞的时候,燕子一惊就飞到骑楼外面了,但它们不马上飞远,而是在外盘旋,欢唱起来,那唱的我能听得懂,它们在唱:“叽叽喳喳,叽叽喳喳,不食你米,不花你钱,借你屋头安家。”

芦笙斗马节

(外一首)

□古道西风

斗马场内两雄一雌
雄马激情撕咬
为红颜厮杀
时而缠斗,猛击对手
时而追逐,尘土飞扬

斗马场外游客萌动
尖叫声声,掌声阵阵
感受独一无二的民俗

胜负决出
马主以胜马而傲
“苗王”一声令下
芦笙奏起,鞭炮齐鸣
为新“马王”齐唱

“百节之乡”
一个聪慧“达佩”斗马择偶的美丽传说
(“达佩”:苗语指姑娘、女孩)

独峒斗牛节

铁炮三声
锣鼓敲,芦笙奏
参赛队手持南瓜、月斧和彩旗
绕场三周,高举火把,严阵以待

铁炮再一声
火把纷纷向赛场飞掷
彪悍水牛气势汹汹冲出
四蹄腾空,奋力搏杀
眼睛血红,犄角对顶

情定湘黔桂
斗牛闹金秋
不畏艰险,勇往直前
得胜“牛王”身披一抹鲜红

流萤

(外一首)

□马从春

你这闪亮的天使
从上帝的掌心里飞出
在没有星星的黑夜
手提小小的灯笼
陪伴赶路的旅人

夏天如此漫长
夜的大幕徐徐拉开
清风吹拂,昆虫伴奏
月光下的舞台上
你是最炫目的表演者

在稻香弥漫的田野
在草丛和小树林
一只只流萤珍珠般涌出
多少美妙的夏夜时光
就这样轻轻随之溜走

捉泥鳅

□叶剑明

前几日,我路过沙塘一村庄,看到广阔的田野上,刚栽的禾苗开始泛绿,几个放暑假的小孩正在稻田里捉鱼。“哎!我抓到一条泥鳅!”我顺着叫声望去,一个小孩正双手捧着一条泥鳅,跑着、喊着,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

立秋过后,禾苗开始泛绿的时候,最有趣的莫过于捉泥鳅了。记得小时候,我在老家可是干了不少捉鱼摸虾的事。有一年立秋时节刚过,秋老虎晒得稻田异常的热,水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。赤脚走在路上,那滚烫的石子像燃着的火炭,烫得人一步一跳。

一天中午,我们躲在村里的大树下乘凉。睡意迷蒙间,不知谁大喊一声“好多泥鳅呀,大家快来捉泥鳅啊!”我们几个小伙伴听见喊声,个个突然从地面跃起,飞奔到稻田里。大家看到,一条条泥鳅在泥土里闷不住了,就钻出水面游来游去,这一条那一条,小伙伴们看着这些泥鳅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们连忙卷起裤腿就要下田捉泥鳅。“不要下去,踩坏禾苗我们要挨骂的。”二哥看着我们要下去捉泥鳅,赶忙开口阻止我们。“我们不下去,怎么捉泥鳅?”小伙伴强强问。“看我的!”二哥一边说一边从肩上把铁锹拿下来,迅速找到稻田排水口,在排水口处挖出一个宽约30厘米、深约40厘米的坑,然后从身上拿出一个网兜,把网兜设置在坑洞里,再打开稻田排水口,稻田的水就漫过网兜流了出去。

“有一条泥鳅钻到网兜里来。”“哎,又有一条泥鳅钻到网兜里来了!”不一会,一条条泥鳅钻到网兜里,小伙伴们高兴得叽叽喳喳叫嚷起来。一个多小时后,稻田的水流完了,我们去把网兜从水坑里扒拉出来。“哇!我们这次捉的泥鳅还真不少!”二哥说。我们用手掂了掂,至少有六七斤,当然,除了泥鳅,还有禾花鱼、鲫鱼和螃蟹等。

那天,我们每人分了一斤多泥鳅,晚上,我们家做了一道菜,泥鳅钻豆腐。如今,几十年时间过去了,当我想起这些童年的趣事,就感到特别惬意。

蜻蜓

蜻蜓是我曾经的恋人
在童年的荷塘
硕大的青蛙坐在荷叶上
流着口水向上张望
我嘲笑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

那是我的小小新娘
红红的嫁衣
轻盈的体态

深情地伫立为我守候
说好了天涯海角生死相依

后来我真的走了
背负相思远走他乡
青春飞逝往事阵阵如烟
在千里之外的故乡
谁还在村庄里痴痴守望



乡情恰似一壶酒 (苗青 摄)